

味壁齋文集
一



味 璧 齋 文 集

(一)

趙 南 星 著

味槃齋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以下銓曹疏

覆吳給事訪冊疏

再覆前疏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覆京察拾遺疏

拾遺回話疏

覆陳侍御整頓綱疏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覆呂府丞奏辯疏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覆李掌科陳未妥事宜疏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覆吳侍御論劾疏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請朝講疏

代作

辭太常疏

辭工部疏

申明憲職疏 以下總憲疏

感激聖明務在必舉疏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救徐驗封疏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繫時事疏

按臣舉劾有異疏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薦疏

酌議臺臣陞轉疏

叅劾無知按臣疏

自陳不職疏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卷二……………四九

奏疏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典銓疏

辭吏部第二疏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議裁代歷濫糧疏

朝覲合行事宜疏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衰遲宜去疏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革乞恩空選恤困窮疏

典銓不能用人疏

催補官員疏

議增司屬疏

勞臣軍功疏

司官不肯爲用疏

衰病不能供職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言官阻抑用賢疏

老病必不能留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籲天求去疏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衰殘已不能留疏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辭朝疏

卷三……………八九

書簡

與申相公老師

與艾先生

與趙定宇

與吳復菴

與趙定宇

答于前渚

答陳南濱

答錢太府

答張還樸

與陳心老

答蘇見章

答周山泉

答茹歷山

答王嶰竹

答李雍野

答呂渭陽

答胡雅齋公

答李于田

與張還樸

與王四槐

答周元孚

答饒北宗

答許南台

答熙亭老師

答陳光宇侍御

答周衛陽巡撫

答周山泉巡撫

答何中賓侍御

答張仁軒

答鄭崑巖

答沈繼山

與楊止菴

與聶侍御

與張還樸

與侯亮宇

答蔡聞吾

答朱虞封

答張傳野

答高雲從

答馮元靖

答李克菴

答傅商盤

答成益齋

答葉龍潭

答蔡聞吾

答彭念吾

答陳心穀太宰

答郭希宇

答劉健菴

答傅湯銘太史

答高鳳翥兵部

答陳穉登大學

答李雍野督學

答李夢池開府

答汪練溪

答黃僉憲名廷寶

又

答段二室名猷顯

答謝侍東

與李漸老

答馮元靖

答朱寄和

答李夢池

答王懋欽

答王恒叔

答劉直州

答劉孔源

答馬鍾嵩

答馬擴菴

答劉直指

答張生楨

答胡思柏

答楊道行

答江念所

答蔡拱朋

答歐陽宜諸

答沈日峯

答譚岳南

與王宏陽

答顧冲菴

答魏見泉

答劉晉川中丞

答馮元靖

答孫文融

與賈洛濱

答汪練溪

答丁勺原

答韓念橘

答沈繼山

答白鷄澤起旦

答王太初

卷四……………一二九

書簡

答張仁軒

答魏見泉

寄賈封君

答常誠所

答李克菴

答崔振峯

與南弦浦

與趙山甫

答魏見泉

答吳安節翁

答秦眞定

與崔樅憲

與于景素

與江纘石

答顧襟宇

與崔樅憲

與張文石

與吳安老

味槃齋文集 目錄

與龍震初

答馬明河

寄吳安老

答孫文融

答馬明河

答周懷魯

答謝玉齋別駕

與段青園

答章華宇

與馬明河

與盛成西兵憲

答沈太素

答孫文融

答歐陽宜諸

答喬聚所

與曹掌科

答熊芝岡推官

答徐匡岳

與汪練溪戶部

與薛玄臺

與胡光祿

與孫文融

與沈繼山

與劉樂城

與陸西源

與宋可泉

答曹掌科大咸

與顧涇陽

與高景逸

與諸敬陽

答曾太宰

答韓子端

答沈晴翁先生

答丁慎所

答劉健菴

與梅大庾

與王晴江

答譚岳南

答汪澄源

答魏陽武

答黃固始

答張似洲

與吳二府

與何甯晉

與李子田

答周鶴陽

答姜肖鳳

答王長清

與李九我諸公

與王射斗

與岳石梁

答梁衆甫

答蹇制府

答張滄西

與劉石閭

與趙準臺

與傅商盤

與李玄白

與李九我

答吳徹如

與姜養沖

答段幻然掌科

答陸季高

答喬聚所

與奏記傅按臺

與傅按臺

又

復王撫臺論大戶書

答楊止菴

與申瑤泉先生

序

兩漢書選序

嘉祐集選序

離騷經訂註序

毛詩類鈔序

重刻祥刑要覽序

刻花草稗編序

教家二書序

高邑縣志序

闡幽錄序

明十二家詩選序

上醫本草序

大學中庸正說序

味槩齋文集 目錄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黽記序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淨雲子山居稿序

中山學約序

竹雪亭集序

周元合文集序

正心會選文序

葉相公時藝序

張緯典時義序

喬章甫時義序

呂輔季制義序

張質餘時義序

邑父母晉侯時義序

四書會解序

砭己名言序

四書獨證序

乃寤錄序

李于田詩集序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范長公詩集序

花萼堂吟稿序

五嶽誌詠序

嵩吟序

蕭季馨北征詩序

穆仲裕詩序

雅什流風序

孔諫甫詩序

涉園詩序

三溪先生詩序

汪敬仲遠遊集序

蘇子哲詩序

馮繼之詩序

漕撫小草序

治河奏疏序

史太常三疏序

周中丞疏稿序

司銓奏草序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高存之家譜序

張氏族譜序

張曰肩漫著序

終慕錄序

劉母榮哀錄序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卷六

序

二三七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贈魏允和就教序

贈張赤巖序

賀大名世蓬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賀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賀沖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賀邑父母疊翁晉公考績序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賀樂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敕命序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賀惟則膺薦序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獎序

贈一峯張廣文膺獎序

卷七……………二八五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衢左翁八十序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賀賈元禮食廩序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賀劉士美入學序

學呂鬻叔舉孫序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送雷鷺洲歸里序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贈俞叟序

王母趙節婦序

卷八

記

真定府修學記

無極縣修學記

贊皇縣遷學記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重修恆陽書院記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重修神武衛記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柏鄉令張公祠記

蜀中探木記代作

居易堂記

大友堂記

思黨亭記

雕橋莊記

宿修武記

卷九……………三五三

傳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李太公傳

韓太公傳

晉府典膳孫公傳

紹庭王公傳

鄒先生傳

味槩齋文集 目錄

陳貞父傳

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陳貞婦傳

邵節婦傳

鍾節婦傳

江母汪節婦傳

高能傳

張守清傳

卷十……………三八一

碑表

關王廟碑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冲晉公墓碑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碑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慕竹延公碑

明勅贈吏科都給事中繼川魏公碑

明敕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明高唐州吏目趙公繼室李節婦墓碑

明羅母何孺人墓碑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卷十一……………四二三

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誌銘

明正議大夫巡撫甯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誌銘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誌銘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誌銘

明敕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配袁太安人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十二……………四五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王公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誌銘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盧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溟馮公墓誌銘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誌銘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誌銘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配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滎陽令柏庵張公墓誌銘

明敕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潁川許公墓誌銘

明孝廉曹仲子墓誌銘

明張曰肩墓誌銘

卷十三……………四八七

墓誌銘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邠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張公暨配种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生魏元伯墓誌銘

明武學司訓馮公墓誌銘

明故邠州學正王公暨配兩趙孺人墓誌銘

明甯陽教諭郭君墓誌銘

明故浮山縣訓導紹峯張君墓誌銘

明誥封武德將軍淮陽王公墓誌銘

明文學馮季壯墓誌銘

明文學郭長公暨配焦孺人墓誌銘

明文學張實甫墓誌銘

明文學劉公墓誌銘

明敕封胡孺人墓誌銘

明敕封周母徐孺人墓誌銘

明張母郝碩人墓誌銘

明處士端吾史翁墓誌銘

明處士張著甫墓誌銘

卷十四……………五二一

行狀

明兩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明封文林郎知縣喬公暨配王孺人行狀

王先生行狀

祭文

祭李于田文

祭大司馬健菴劉公文

祭魏中丞文

祭魏懋權文

祭雷慕菴年兄文

祭郭草堂憲副文

祭曰肩張孝廉文

祭馮蘊軒公文

祭常誠所馮蘊洲王鍾嵩文

祭魏太公文

祭李太公文

祭崔封君文

祭明誥封李老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祭李杞泉文

祭內兄馮伯亨文

卷十五……………五四九

遺筆

漢高祖

先主取益州

曹操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正統一統論

唐太宗

宋文帝

味槩齋文集卷一

明高邑趙南星著

奏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以下銓曹疏

一杜私交

前件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爲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於心。所爲皆私。君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得私人。顧勢之所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談東郭之祭。遇君子則稱西山之薇。上好承順。則烟視媚行。上喜氣節。則抗顏強項。是以賢者容或爲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伏乞聖裁。

一禁辯詰

前件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明旨。不許奏辯。然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臣。而大臣亦不自重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論之者多極其汚詬。非皆無厚道也。世不明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皆

曰。此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事皆實。然後不可爲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之重也。然其爲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定。何待自辯而後明。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存長厚。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之汚詬。爲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朝政之外。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必置辯。以滋多口。至於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也。伏乞聖裁。

一辯建言

前件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於人之不得言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朝令甲。並無禁諸司言事之例。卽皮作局大使。百戶舍人之言。太祖亦嘉納之。然則進言者。祖宗朝之常事也。邇年厲禁嚴罰。適爲好名者之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以自匿。旣而挾之以恣睢。信如有科臣之所言者。今欲祛此弊。莫若虛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虛心以察其人之賢不肖。欲虛心以察之。莫若明其爲常事。人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則豈惟不必禁而已。噤而不言。智愚無別。言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爲無爲。吾以觀其心術。言之俗雅。吾以觀其蘊藉。則言固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廢顯斥。何恣睢之得爲。伏乞聖裁。

一別競靜

前件、臣等看得世之趨於利欲久矣。競者其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於職業。何足稱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闇然自修之士。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清正之操。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捍。而徇人干託。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爲戒者也。伏乞聖裁。

一懲舉刺

前件、臣等看得我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於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主上畀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於此。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卽如科臣所云。鹵莽於耳目之託。已爲不可。況乎憑一己之私怒。肆行叅論。而又惡人之昭雪。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伏乞聖裁。

一省巡歷

前件、臣等看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奉有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爲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屑屑較計於廚傳之間。少不當心。辱官笞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供應。所費不

賁甚乃受有司之餽謝。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彼往此還。蓋目覩其害。有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墅。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卽宜參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甯。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伏乞聖裁。

一旌循良

前件臣等看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已。欲人爲善。不過務白是非而已。邇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本出於小民之意。今往往政無遺愛。徒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爲之。棟莖壯麗。累害小民。甚者以貪酷去。亦欲血食其土。民或乘夜污毀。鎖扉偵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故真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科臣欲於遭擯斥者。略倣漢事。賜璽書褒之。其旣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意甚美。但褒之於旣斥。不若褒之於未去。洪武間。曾以勅書勞平陽知縣張礎矣。間一行之。以激厲人心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正撫按失刺之罪。至於祀典贈官。原有定制。種岱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於民。思久而不置者。檄入名宦祠。復命之日。將其人惠政主名。另爲一揭。報之臣部及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司不能力拄。或先意迎合。撫按官卽併叅劾。撫按官聽人囑託。輕入名宦。以汚俎豆。

聽該科糾舉伏乞聖裁。

覆吳給事訪冊疏

看得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吳鴻功題稱京察訪冊不列本部四司之名謂臣等以私意沿弊習要行添正一節爲照本部京察事例一切舊規皆自簿籍開載十月以前所送科道刻板訪冊係司官自送不列司官之名至十月中送閣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訪冊係堂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相沿已久臣等愚淺莫知其故竊意朝廷以黜陟之事畀之臣等臣等不肖不足以當之然業居重地矣若一二屬吏之不能知何言銓敍百官科道之冊不列四司或繇於此然閣院大臣非不咨訪也歷年京察非四司都無降黜也臣等智小謀大不明之罪諒無所逃至於秉公一念則天只日居實鑒臨之自設部以來前臣之勝於臣等者不少職掌故事自有深意臣等曷敢輕變至於邵仲祿之清節苦心臣等所親見鄒觀光之好修任怨君子如王汝訓張一元等皆盛稱之臣等自反不敢有私於二臣也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再覆前疏

臣等前疏止據隆慶以來見行事宜題覆今奉旨再查得訪冊之事原非定自令甲顧部中相傳則已久矣往時京察年分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司官將六年內應該考察官員親自書寫職名單密託吏科都

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爲咨訪、回報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訪單意也。隆慶以後、乃有刻板訪冊、以使博訪、然亦止送科道首事二臣、復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與之、聽其轉送、此近日板冊之所繇始也。然其不列銓屬、則仍前也、以非定自令甲、故雖訪單之始、亦無從查其爲何年、以相傳久、故銓屬之名、亦非列自昔年、而何年始不列、且非特科道訪冊不列司官之名、卽臣等堂上官之於司官、亦不令其互訪、惟臨時親定其去留耳。今部院大臣有曾爲本部侍郎者、有曾爲司官者、一一可問也。蓋我朝六卿之制、取法成周、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地本甚重、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輕、一二屬吏、不假手而定去留、從來則然、亦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爲不可。司官人數不多、事任頗重、過自難掩、臣等誠愚、固亦不待外訪也。聞昔訪冊之初刻也、有識者謂此甚祕密、往所造膝而問、拊膺而書者、今刊刻徧送、意則公矣、事未善也。然繼之者遂不敢改、恐人之議其私也。今遂爲行私之證矣。蓋作法之難如此、計典至重、若先年所有一人起而廢之、彼時科道必不能容、恐亦不俟今日。此頗易明、第恐旁觀者不察、以臣等大典未舉、私端已見、則臣等之罪甚大、安敢復言考察、用是不憚瑣屑、據實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行。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看得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位、目擊世道人心之日非、歷數其大壞極敝之狀、而歸咎於士大夫小廉曲謹、不肯爲朝廷任事、欲定國是、振紀綱、以挽回之、其詞甚直、其意甚銳、臣等竊惟國之有是、衆所

共以爲是者也。衆論未必皆是。而是不出於衆論之外。夫論至於衆。則必有合吾意者。亦必有不合吾意者。合有二。有迎合。有暗合。要之天下自有真是。不在乎合吾意與否也。若非至虛至明。徒就衆論之中。取其合吾意者而決行之。以爲定國是。於是衆譁而不服。朝更夕改。從此生矣。輔臣欲以後凡遇軍國大事。俱聽九卿科道會議。各書所見。該部院類奏。取自上裁。則誠定國是之術也。然事應會議者。自不常有。至於會推。則時時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論素明。當會推時。九卿科道務要直言可否。卽不必衆擬類奏。而爵人於朝之意得矣。紀綱者。總領人羣之名也。故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一引其紀。萬目皆起。紀綱人羣。必繇道德。若反道悖德。而挾空名。分以譴其下。卒致決裂橫潰。而不可收拾。則有不忍言者何則。以爲無怪其然。是教人以亂也。將以名分罪之。則彼有所執以爲詞。故不若防之於未亂。宜如輔臣所云。重糾察之令。內而部院科道。外而撫按。互相覺察。堂官嚴防屬官。司道各嚴防守令官。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縱。以致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連坐。則誠振紀綱之術也。然所謂不公不法。亦須顯跡久著。堅不糾劾者。方許屬下舉首。其爭先劫名者。仍罪無赦。行之此二者。世道人心。庶可漸正。然國是者。皇上之國是也。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振之自皇上始。必勤於聽政。而後可以定國是。必慎於用人。而後可以振紀綱。臣等請言聖人之事。昔者孔子之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問察不遺。何其勤也。惡者隱之。必不以言爲罪。約多端而爲兩。約兩端而爲中。此其心豈一息。

暇逸哉。必如是而後國是可定也。詩之咏文王曰。凡凡棫樸。薪之爇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其卒章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之爇之。能官人也。賢人布列。德政之美。如玉如金。而四方之人。豈有悔上恣行者乎。伏惟皇上聰明天縱。足爲虞舜周文。而四方未風動。華夏未修和。臣等私竊惑之。伏願皇上時御朝講。數見大臣。勤理萬幾。務求至當。至於臣工之賢否。留意咨詢。臣等中尤不肖不能率屬者。乞賜罷斥。其忠直有望之士。許該部一一推用。則國是自定。而紀綱自肅矣。不然。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舉之用否。天下方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國是。振紀綱哉。輔臣之疏。意在挽回世道人心。百官萬民。屬耳注目。臣等不敢略有隱默。謹具覆請。伏惟聖明採擇其中。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題爲京察期近。議停論劾。覆疏以重大典事。照得萬歷二十一年。復當考察京官。五品以下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陳。俱聽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遺。及自陳倖留者。科道官方行糾拾。此定例也。考察先期。大臣宜靜聽自陳。庶官宜靜聽考察。科道官亦宜徐俟拾遺。衆首共棄。何必自我發端。究竟不容。當能稍延旬日。此蕩蕩平平之道也。乃今有不盡然者。先是臣等與都御史李世達。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言大察非遠。論劾益多。恐拾遺之時。人數不足。以致搜抉太過。流爲刻覈。非所以

將明皇上之恩厚。而宣贊淳理也。宜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論劾之疏。一切不覆。以待大察。然未經題明。人心不一。今計期益迫。論劾不已。臣等才識短淺。拮据京察之事。自無暇題覆諸疏。但慮諸臣急於效忠。不暇深思。此後復有論劾。益非事體。且考察拾遺與所論同則已耳。若經論劾。而考察拾遺。皆弗之及。則在論人者。以爲本部竟寢其疏。在被論者。亦以本部未爲覆留。不安其位。甚屬不便。相應具題。合候命下行。令科道官。以後毋復有所論劾。其鈔到者。一切不覆。俱候考察自陳。取自上裁。所劾之人。果係公論不容。而考察自陳未去者。不妨仍作拾遺之數。以後凡遇京察年分。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卽不許有所論劾。伏候聖裁。

覆京察拾遺疏

看得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人之爲善爲姦。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於客姦。而擊姦者易至於棄才。此二者皆甚不可。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訪。未能一一真知。然以人之知不可爲己之知故耳。雖聞之而心或有疑。甯缺之。以待將來。不敢遽議去留。今臺省諸臣所糾拾者。臣等亦不敢自欺。而行其所疑。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主事虞淳熙。澹素虛靜。博通玄覽。臣等以爲奇士。用作司屬。竊慶得人。先是頗聞原任禮部郎中姜鏡。廣

播讒言。傾危名士。淳熙與焉。以致臺省風聞。交章糾拾。宜其昭雪。以成愷悌。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少有才譽。志慕賢豪。當甯夏之變。銳於任事。不無率易之過。至目爲貪險。恐未必然。矧今西事底平。羣方悅豫。朝廷且論功行賞。而本官以勞被黜。無乃非忠厚之至乎。若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文藻著名。而人不滿其行。辯言傾聽。而人多疑其心。此則近於有才而姦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係居鄉。當官未聞顯過。遽難議斥。似應以浮躁降用者也。此三臣者。雖皆郎署小臣。但事干大典。尤宜慎重。且袁黃奉旨贊畫征倭。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緣係糾拾庶寮遺姦。以裨大計。及遵例糾拾庶官。以肅計典。俱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旨。

拾遺回話疏

題爲奉旨回話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題云云。等因。奉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權結黨。著回話來。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內。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不職。該本部議將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以浮躁降用。覆奉聖旨。虞淳熙等准留用。袁黃見在贊畫。著待征倭事完。查看有無功次定奪。欽此。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奉旨切責。不勝恐懼。臣等竊惟我國家設六部以

分理庶政。設都察院。科道官以糾察百司。然科道之疏。仍復敕下部院議覆。是部院所爲之失。科道得而糾舉之。科道所言之誤。部院亦得而酌議之。正所以防偏重而杜朋姦也。原任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虞淳熙。臣之同鄉。素知其人安貧好學。臣兄弟之間。每竊稱之。是以用爲司屬。非有先容之助。此臣之所自知也。先是科道諸臣條陳考察事宜。皆言庶官去留。以堂上官考語爲據。今臣等忝爲堂上官。知一屬官之可留而留之。亦何敢有成心也。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向有浮言。臣等再四咨訪。原無失守。兵部尙書石星。又極言其任事之苦。且假使甯夏之功不成。于庭之罪可逃乎。今功旣成矣。則又曰無功。使焦唇乾肺之勞。皆成罪案。臣等不忍也。至於袁黃。心行旣多可議。贊畫尙未成功。是以臣等擬以降用。夫以黃投身豺虎之窟。爲國禦侮。猶不得免。豈非以計典之重哉。今科臣謂僅議一袁黃而止。旣名議覆。自有異同。去留多寡。原無定數。正在各出本心。求歸於當。如五音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原不相悖。若臣等不知二臣之可去。而以科道之言去之。此亦甚易。然作人事君。惟此一心。何敢自欺。且亦恐非敕下議覆之意也。且科臣以二臣皆有訪單。遂謂齊同之論。臣等所見京官之有訪單者。凡數百人。據所開列。人人宜黜。然臣等必多方徵質。心稍有疑。必不敢動。卽如原任戶部郎中查偉。訪單頗多。臺臣薛繼茂一言辯白。卽爲保全。良以士人之名行可惜。朝廷之黜陟宜慎。與其冤抑而後明。不若寬容以有待。總之不昧血心。恐傷公道。而累大典。此臣等之素所自誓。以報皇上者也。然以芻蕘鄙細。謬司黜陟。其中枉縱必

多而猶爲一二人惜。適足明其構昧無知耳。宜乎科臣之有言也。伏乞聖明察臣等一念不欺之心。矜其顛顛之愚。俯從寬宥。臣等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覆陳侍御整頓綱疏

看得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子貞題議。亟整頓綱一節。爲照御史陳子貞條陳。謂今天下紀綱大壞。欲要亟行整頓。而歸本於正人心。可謂根極之論。所舉多端。乃其大者。則在乎羣司議論繁雜。巧宦多方。自下訐上。彼此攻擊。與夫士卒之叛亂。以爲卑奪尊權。陰陽反易。誠然哉。夫人各懷心。非可一一而喻其機。在率人者。以正己爲標。而以執法任怨行之耳。且衆之所同欲。而上先行。則必不出於口矣。國之所共言。而朝不違。則必不書於牘矣。其有無端沸舌。如簧亂聽者。必罰無赦。此省議論之道也。凡巧宦者。上之以一事獵名。欲掩他醜。下之則阿貴取憐。委仰承順。若厲節首公。虛心照物。無植黨之意。無譎觚之好。則巧獲拙效。不麾自退矣。語曰。下而無直。則何謂正。言是非自有所在也。世自至尊而下。遞相統屬。有進退舉刺之責者。能棄去雷同。有邪必斥。而居下位者。不能少俟須臾。輒便頌言。劫取名譽。此險薄之徒。加之以黜罰。彼自無辭。若非有姦貪不可容之惡。徒語侵目。攝輕重不平之故。及內疚懷疑。欲先發制人。肆行攻擊。或傳致坐款。懷袖私投。不問而言。蜮射鬼辱。此輩卽當投畀有北。而猶有用之。以爲聰察。隱受顯行。何怪乎屢禁而不止哉。凡此皆二三輔臣及臣等部院大臣之責也。各出本心。共持正論。以糾其違。而助其不及。

則科道諸臣之責也。至於士卒叛亂，乃今日可憂之最急最大者。叛亂大惡也，而督撫將帥或受其罰，則亂人得執以爲詞。然則必無可罰而後可。惟公清慈惠，愛卒如子，闢其疾苦，撫掩喫咻，而又嚴禁脍削，卽通行久沿之事，衆稱不便，悉爲釐革，使人人感恩，入於骨髓，卽有一二不靖之徒，當亦不敢唱矣。此督撫之責也。第督撫非人，亦臣等之責也。臣等敢不痛自剴責，各率其屬，極身效職，以救積弊。臺臣又欲皇上不邇不殖，興寢以時，無逸無荒，朝講必舉，親信碩輔，嘉納忠言，此臣等之所欲言，而臺臣先發之者也。臣等欽惟皇上爲天子，萬邦黎民皆皇上之子，惟子爲能感父，惟父爲能率子。今頻年不雨，厲氣時行，是父之不樂也。海內之民，家家懸磬，餓莩填壑，流冗載路，是子之失養也。自古未有家如此而不敗者，亦豈有天下如此而可晏然不懼者乎？臣等受皇上之高爵，享皇上之厚祿，每念時事至此，未嘗不涕泗交集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今臣等甯敢不竭狗馬之力，然須皇上惕然猛省，勤理庶政，然後臣等之盡職有濟於事。蓋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蒼穹；臣等雖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如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昨者甯夏之賊，訕謗無禮，傳之天下，臣等不勝痛心。區區狗馬之誠，惟願皇上念祖宗神器之重，勢至此，猛省僅僅可及，不得爲蚤過此，則恐悔不可追。一念猛省，則必敬天地，必法祖宗，必禮大臣，必納忠言，必念草木昆蟲，胥賴皇上以爲命，皆當愛惜。何況於人？如此，則人心自正，紀綱自肅，天心欣喜，雨暘合序，中國富安，四海震恐。此在皇上一念。

之間而永享逸樂於無窮。尙何待而不爲也。臣等稽首頓首。同布血誠。不勝激切悚懼之至。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乞聖明。亟整頽綱。以圖萬世治安。及奉欽依。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著實舉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看得巡撫山東監察御史李時夢論劾原任遼東巡撫今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貪鄙不職。所當議處。及兵部右侍郎顧養謙奏稱奉職無狀。乞賜罷斥。并陳馬市子銀始末。要行遼東巡撫嚴革買馬之弊。各一節。爲照人才固難。邊才尤難。若深責苛求。則鎮俗之士俱升。而禦侮之能鮮至矣。方今疆場多事。邊才之用甚亟。兵部侍郎顧養謙膽氣豪雄。智術卓犖。九卿科道。以邊才會薦者甚衆。風聞論列者。向亦有之。然一尤其去。旋復以會薦起矣。則以本官之才。誠可以濟緩急也。今按臣復論其撫遼之事。臣等竊意當此多事之時。凡以邊才用者。正當控名求實。略其已事。而責其新功。本官求去甚力。未可復允。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管事。其所辦買馬子銀立法未爲不善。而行之遂有流弊。容臣等移咨兵部。行令彼中撫臣嚴行查革。緣係指摘貪鄙撫臣。懇乞聖明。亟加議處。以快公論。以警官邪。及邊臣奉職無狀。乞賜罷斥。以謝人言。并陳馬市子銀始末。以明封疆大計。俱奉欽依。吏部知道。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看得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辯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論劾舉人王兆河等關節倖進疏內有二興之語自陳庸劣乞賜罷斥一節爲照科場之事原爲曖昧天下皆公且不能必其無私一二人之私固難謂天下無公也本官蒙倖進之疑譬及天性自難無言但其致身已久經行稱優官常無玷厥弟呂興齊之鄉舉在其父去位之後事頗易明似亦不必遂求罷斥也既經本官奏辯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行令本官以今陞職銜在籍養病痊可之日給文赴部聽用緣係庸劣招尤乞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題爲病痊起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河南布政使司起送原任戶部四川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病痊到部送司案查本年三月初四日該本部題爲敬舉經行耳目所及以對揚明命事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題云云惟復別有聖裁等因具題上請至今幾及半載尙未奉旨今據前因相應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先因在籍養病經過按臣論其徐州管倉朘削小民事旨行勘回稱原係以嚴致謗止宜罰治因此乃書之邸報傳之天下者也崇明知之矣至臣等覆請罰俸未奉明旨則在京諸臣卽多不知者遐方僻壤自不能知而又習見明旨之下不過三日以爲豈有數月未下之理是以崇明病痊輒來聽補亦無怪其然也今崇明欲

歸業已見朝聽補則未奉明旨。狼狽踟躕可知已。臣等以用人爲職。所用之人。各有其職。一事不奉旨。則一人不得用。一人不得用。則一缺不得補。有一人而占兩缺者。升遷見任兩無所著。望明旨三日而不下。尙復望之久而不下。則以爲駭。數不下。則惑亂而莫知所從矣。此不便之大者。伏望皇上念無曠庶官之義。簡查臣等原覆御史高舉勘回徐州管倉主事傅崇明疏。速賜裁奪。前後諸疏未奉旨者。盡數批發。百官萬民幸甚。臣等幸甚。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掌科陳未妥事宜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條議諸款。皆於銓政有益。除辦事中書不行考選科道。兵部主事趙夢麟。再經操江副都御史蔡國珍論劾。本部覆准閑住。俱近奉明旨。無容再議外。爲照臣等以銓名部。古人以坎律爲銓。坎水也。水有一定之性。而隨地異流。律有一定之法。而緣情異用。惟其平而已矣。四品以下京堂。例不得辭。數年以來。一二賢者偶爲之。其後遂以爲必不可少。託疾疏辭者紛紛矣。大都皆自南而北。自外而內者也。既係優處。自多賢者。臣等明知其繇於沿襲。故往往議留。科臣以爲可已。正臣等之意也。司道庶僚之告休。或有故而求去。其才力可用者。亦難一概聽允。顧養謙之廢而復起。顧其志之調而復留。原酌邊事緩急。非可以常例論者。邵永春以病告休。而督閱諸臣極稱其才。曩有甘肅巡撫之陪。或非無見。兵部主事張棟疏言朝鮮當援。自其所見。而直以科臣爲非。則失疑事勿質之義。尙寶司職列近祕典。

守非輕。先年原係甲科有清望者。擢任此秩。今徐瑛以官生掌印。以掌印出差。事理既有未妥。職務又難久隳。相應議復往例。鴻臚寺卿楊宗仲年已衰遲。況多物議。本官亦力求解任。相應准從。至於贈官不宜非人。錄廕不宜濫給。周光鎬不宜自乞恩典。陳文煥不宜自奏給繇。復命不許提薦。進士告病太多。皆已奉有明旨。多不遵行。委非政體。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申飭。合候命下。臣工去留進退。容臣等採據公論。擬議上請。其不當者。聽科道糾舉。四品以下京堂。原非真病。不必違例疏辭。上疏言事者。惟各陳所見。毋得爭辯求勝。尙寶司卿仍推資望相應者爲之。徐瑛添註管事。鴻臚寺卿楊宗仲。照年老例致仕。遣下員缺。另行推補。大臣贈官。必查其人品政績。不得徇情濫請。考滿大臣。遵照累朝題准事例。查無過犯。彈劾者。方與廕子。其曾經彈劾者。不許自行陳乞。以干公論。外官給繇。不得自行瀆奏。復命仍行提薦者。聽該科參駁罰治。進士告病。各堂上務要覈實。不得輕爲具題。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看得雲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條陳。除責實效。內請集鄉兵并詰戎兵一款。已經兵部議覆。及所論戶部侍郎張士佩。近奉明旨。在籍聽用。外其慎咨訪一款。似應本部題覆。爲照知人甚難。故以仲弓之賢。孔子亦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既有之。刺亦宜然。部院之有咨訪。所以防撫按之不盡知。非以爲不可信也。人情日巧。壅蔽多方。卽撫按之賢者。倘不竭盡心力。徒以咨訪託之監司。監司託之府。府託之

州縣州縣之所託者吏人走卒也。吏人走卒之所託者窩訪之徒也。轉相鈔寫彼此雷同以爲公論在是矣。何得無誤。故一於疑非所以任人。一於信非所以求當。爲撫按者必多方咨訪。監司守令有不公不明。淆亂臧否者。重加叅處。務使舉無遺賢。刺無遺姦。則部院雖不廢咨訪。不過以爲印證。而不見其偏重咨訪矣。然以咨訪之不可廢。讒人或因之以行其私。以致善類被枉。誠臣等之所當慎也。既經臺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及各撫按官遵奉施行。

覆吳侍御論劾疏

看得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吳宏濟論劾福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汝濟。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張汝濟。溫文之度。爽練之才。不必繫援。自可致身通顯。而以舊相同里。疑行難白。人言旣至。勢不可留。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材術機警。當官雅稱執法。臺臣論列。至併其兵部勘明之功疑之。卽臺臣亦自謂得之風聞。似未可遽以易廷推也。再照張汝濟之推巡撫。在臣等未任之先。至於吳定之陞大理。臣等據所聞本官才堪集事。資俸已深。近經科道會薦。是以循敍推用。臺臣以爲繇於請託。則臣等萬萬不敢意想生疑。遂以波及於人。置筆甚易。當之甚難。恐章奏之體。不宜如是也。合候命下。行命張汝濟回籍聽用。吳定著遵新命前來供職。其遺下福建巡撫員缺。容臣等另行推補。以後言官論人。非請託行私的有證據。不得輕易傳致。以傷厚道。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看得工科給事中李養質論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尙書李長春、湖廣僉事管志道、大同府知府劉竟成、俱當罷斥、及稱以後起用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有虛名放縱者、不得濫從起廢、各一節、除李長春、韓世能、已奉明旨照舊供職外、爲照湖廣按察司僉事管志道、識會高明、問學該博、甫爲僉事、卽以言語之嫌、被劾降爲提舉、未爲一日提舉、乃以有疾考察、固已難服其心、而又薦章屢至、臣等猶冗豫數年而後用、今薦者未已也、科臣論居家不簡、恐出鄉訕之口、且本官上疏辭免、新奉明旨留用、擅難更議、其大同府知府劉竟成、計吏時卽有言其守壞者、本部慎於黜斥、正欲參而伍之、疏內所指嚴刑橫索、歷有證據、難可再容、旣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請、合候命下、行令管志道、仍遵新命赴任、劉竟成、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遺下缺員、另行推補、至於科臣稱起廢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竊虛名而實放縱者、不得濫及、可謂確見。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甘士价論劾原任吳江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趙夢麟、似應閑住、或以邊方多事、姑從重降調、以示懲創一節、爲照前代用人、不廢跡跡之士、爲其行雖不簡、而奇謀壯事、足排時難也、世俗猥以清狂小慧之徒當之、適令貪詐恣行耳、趙夢麟之才、誠未知其何如、而不簡之狀、則按臣所論、

詳哉確矣。第甯夏之事。本官奉旨贊畫。拯溺救焚。非必莊士。倘其有功。不妨升敘加等。若其碌碌無奇。則歸囓而不善走。無所用之矣。法不止於降調。既經按臣追論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移咨兵部。行令本官竭力贊畫。以贖往罪。待彼中事定。候查明之日。如果虛稱贊畫。原無機謀。仍照不謹例。革職閑住。本部仍移文各該督撫巡按官遵照施行。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看得太僕寺少卿黃鍾。論劾壽張縣知縣朱國相。容城縣知縣張席瑋。所當重加罰治。或聽議處。霑化縣知縣洪灃。所當量加罰治。泰安州知州趙宏訓。姑免罰治。太僕寺少卿周思敬。論劾高陽縣知縣王納策。青縣知縣馬自渭。所當罰治各一節。知縣王納策。近該撫官論劾。覆奉欽依。降調閑散。及知縣朱國相。洪灃。見今山東按臣馬朝陽。論劾。另本議覆外。爲照馬政者。太僕之專職。有司之一事也。論劾有司。罪止罰治。應聽兵部議覆。邇來寢失初意。往往言及有司之操守。卽賢者亦踵其弊。太僕之彈章。疑於撫按。而兵部之覆疏。遷於吏部。且非所以明職掌也。然旣非撫按所劾。自難遽議黜降。徒使貪墨之徒。自知不免。愈爲囊橐之計。是重爲地方之累也。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知縣張席瑋。馬自渭。行令該撫按官先行革去管事。嚴加查訪。如果操守已壞。卽行參劾。若止馬政不修。仍聽兵部議覆。以後太僕寺臣舉劾有司。但當直述馬政之修廢。不得泛及他事。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鄖陽巡撫姜璧違例舉劾所當議處及稱以後有薦舉溢額者參究考察被黜者仍追究所舉各一節及查會典內一款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勘聽調等項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參究仍將奏詞立案欽此又一款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官員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欽此又節查得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近時各撫按官舉劾極爲泛濫乃奏舉遺賢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剡公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或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爲照原任鄖陽巡撫僉都御史姜璧以被論聽調復行舉劾誠爲違例但本官奉旨聽調未久也且疏稱例得激揚則違例出於不知情有可原似難再處止將奏詞立案庶爲適中科臣因而議及舉主之罰此吏治清濁之源民生榮悴之本而時務之至切至要者也科臣之言實臣等之所欲言者臣等聞之古者作一器必勒工之名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治天下者予人以高爵厚祿惟憑薦舉任其市恩植私妄舉非人垢亂朝政戕害民生而莫執其咎是視天下輕於一器也可不謂之舛哉舉主之罰前代姑不暇論我朝會典所載甚明先臣如蹇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有效我皇上屢有明旨不許濫舉及申明連坐之法不啻再三乃一切掛壁不理濫舉如故

此臣等不能將明之罪也。科臣謂濫舉市恩。繇於法令不行。可謂不易之論。乃臣又以法令不行。繇於部院吏科之不肯任怨也。夫人臣受朝廷之爵祿。惟圖自便。而不爲朝廷任怨。豈非不忠之臣哉。臣等請於本部之考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卽書所舉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職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覲考察既畢。備查所黜官員。照依會典所載。分別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敢不慎矣。然有卽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如一人之身。歲月之內。而舉劾互異。必無兩是之理。但一查覈得失自見。今朝舉暮劾。惟從黜降。不復問其舉者。亦苟且之甚矣。至於里居官員。或以被論。或以考察。或以請告乞休。公論甚明。今地方人才之薦。泛濫尤甚。夷跣同譽。安在其激濁揚清也。此二者皆卽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也。旣科臣具題前來。臣等謹據祖制。遵明旨。詳議覆請。合候命下。除未經申飭以前。不究外。自今以始。臣等及都察院。吏科。各立薦舉簿。俟朝覲考察畢日。查叅分別議處。其舉劾互異者。卽時題請行勘。明白叅奏議處。地方鄉官。有得罪公論。衆所共棄。而撫按官仍復薦舉者。卽時叅奏議處。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吳中行奏稱聞言引咎。懇賜罷免。以安愚分一節。爲照本官昔居翰苑。抗熏天之勢。餒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

進干時簪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小節既而起自士伍曾有指及之者故不可謂公論也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復以舊聞言之舍皎日之節而求冥冥之事略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看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朱廷益奏稱庸病不能履任乞要回籍調理及讓鄒元標推補各一節爲照本官與鄒元標皆士林之仁彥國家之吉臣也大理之推臣等以資先元標本官蒙恩特擢人心自無不服乃本官遂稱庸病力求避位仍舉元標爲代惴惴退讓古道猶存然業有成命矣賢如二臣或闔厄而不遷或挹損以求去臣等一推元標而退遂之難二臣共苦能不竊歎若非速用元標恐廷益終以爲負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供職鄒元標容臣等遇有相應員缺卽行推用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吏部文選司員外臣趙南星題爲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臣向者伏見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羣臣不得越職掌而有言不知者以爲閉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也夫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海內大治更復何言奈何世道日頹人皆趨時以苟富貴以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巽慝爲老成以摸稜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卽有願忠朝

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力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爲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勝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爲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舉其顯者。往時吏部尙書楊巍。乞休。都察院御史吳時來。恃其佞巧。以爲己當代之。而忌戶部尙書宋纁。清望素重。連章譏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苦求已故大理寺少卿韓國楨。爲之請託。以己代煥。時國楨大病初起。爲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楨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不果。乃沈子木之歸。仰庇復託吳時來。爲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鄙者日進。淡退者日沈。如尙寶司卿李禎。素志勁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探望。俱無所據矣。臣願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恥。勿如二臣所爲。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譬諸華苑靈圃。非蓄豕之所也。而羣小妒賢。古今共憤。如原任尙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累疏求去。此皆正人君子。世所共知。豈不願忠於皇上哉。邪佞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陰爲蜴譖。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於磐石。近日小人益險。往往捏

爲無影之事。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功取寵。鬼魅晝行。良爲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擊善類。使賢士流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願皇上拔淹抑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職在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縣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升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卽爲劣處。闕茸之徒。每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尙爲河南府知府。抱病年餘。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言之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賊私有據。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勵行。如女子守身。淫卽敗俗。豈必久且甚哉。以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斃冗散也。臣願皇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返。照舊銓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待其屢次署印。節愛有聲。方升正官。部寺升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治。難以風聞爲解。察其操守已壞。卽宜論罷。監司爲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凌虐貧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歉。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爲觀美耶。民生凋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名。官高行穢。適滋唾罵耳。臣願皇上敕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官在家。

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叅問。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叅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勲績。著於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徒炫燿浮榮。共爲俗子。以累窮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該部該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皇上。夫惟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以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臣工之賢不肖。民生之利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肆橫。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椎魯。素厭多言。夙夜思維。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姦。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姦。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懷懷之愚。倘荷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狃舊習。則君臣俱福。享令名於無窮。不然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虛名。伏惟皇上加意念於臣之言幸甚。

請朝講疏 代作

吏部等衙門尙書等官臣孫鑣等謹奏。爲時事甚危。人心久玩。懇祈聖明。亟勤朝講。修德政。以保無虞事。臣等伏惟爲子者。不憂其家之衰。雖有白華之行。不得爲孝。爲臣者。不憂其國之危。雖有皎日之操。不得

爲忠天下一家也。君臣父子也。家衰則父子俱困。國危則君臣同辱。縱不忠孝。豈能無懼。臣等竊觀今之天下。十年九旱。無分南北。間或不旱。卽有水災。小民窮窘。逃移無地。弱者就斃。强者爲盜。軍士劉東陽等。以區區小醜。稱兵^海搆亂。抗拒天朝。大軍攻之者數月矣。損傷士卒以萬計。費財以百有十萬計。甫獲小勝。卽遭大衄。固繇兵食不足。蓋亦皇天之不助也。倭奴萬里而侵朝鮮。勢如風颭。其王棄國來奔。豺虎爲鄰。干戈伊始。而我甯夏之未能復。能遂燂夷倭奴乎。夫以天意則不助。以人事則多缺。以中國則空虛。以外敵則強橫。何所恃而不恐。我皇上自十七年以來。久不視朝。臣等先在朝列者。罕睹天顏。或從南都來。或起自田間。瞻仰彌勤。咫尺闕廷。情懷隔絕。外人惶惑。訛言朋興。皆言當此民窮盜起。兵革交侵之時。皇上不以爲意。夜飲無節。敲笞左右。死者頗多。臣等不信。人口如飛。不可禁遏。聞叛賊劉東陽等。以此訕議至尊。敢爲大逆不道之語。倭中關白。亦復如是。臣等竊恐將士無知。輕信妄言。謂我輩捐生報效。皇上安居樂酒。不以爲意。將灰心解體。不肯用命。且人之所怨。不必身當其害。元元皆人也。一人冤苦。萬人悲酸。古之失人心者。往往繇此。深爲可懼。夫皇上爲尋常之主。猶可耳。臣等仰見皇上聰明仁孝。則堯舜之主也。己丑以前。朝講時。御斥姦黨。進忠良。容直言。懲貪吏。憫天時之亢旱。至露冠步禱於郊。我皇上之爲君如此。而自靜攝日久。美名漸損。庶人竊議。語流四海。臣等心實痛之。且向時天下非有叛逆之禍。倭寇之警也。皇上兢兢業業。如恐不及。今天下多事。顧久不視朝。臣等且惑之。何怪乎訛言之不息也。茲者聖節伊

邇萬國臣工咸來稱賀。人人冀一睹天顏。以爲榮幸。且中秋氣清。溽暑都盡。臣等謹齋心願慮。頓首叩闕。以請。伏願皇上卽發玉音。遂出御朝。以慰千官見聖弗克之心。屆期垂拱受賀。將一日而懽聲訢合。天地改色。日月增明矣。自是依期朝講。一切章奏。依期批發。嘉納直言。不棄正士。長如己丑以前。則訛言自息。聖明之頌。洋溢中外矣。凡此非甚勞苦。有妨於皇上之靜攝也。夫御朝講之暇。卽可靜攝。章奏重大之事。乃煩聖斷。其餘小臣之進退。小事之興革。臣等無不秉公盡心。惟照常命閣臣擬旨以進。夫何妨於靜攝。且心必有所寄。而後嗜慾退聽。身必小勞。而後血脈流通。此真靜攝之助也。夫勤朝講。不爲勞苦。而聖德日新。萬幾咸理。人心胥悅。頌聲大作。將士聞之。莫不鼓舞效力。叛賊倭奴聞之。莫不震懼自廢。非獨此也。行見天地百神。莫不助順。彼逆天犯順者。將不擊而自碎矣。易亂爲治。轉危爲安。若此其易也。以皇上之聰明天縱。必以臣等之言爲然。旣治旣安。皇上乃得優游沖澹。享太平之福。永聖明之譽。若以臣等爲虛辭竦動。不留聖意。則臣等亦無可如何。雖畢命效忠。委身盡職。螻蟻之微。必不能動天意而收人心。旣危旣亂。悔恨何及。臣等爲國大臣。受恩隆厚。年皆垂衰。非復英銳好名。深惟社稷生靈。可憂若此。中夜以興。徘徊徬徨。萬不能默。萬不可緩。乃敢剖心析肝。仰瀆神聽。安危之機。在於此時。知天聰天明。必蒙俞納。臣等不勝激切悚懼俯伏待命之至。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趙南星謹奏。爲愚臣蒙恩踰分。衰病不能就列。披瀝丹悃。仰祈聖鑒事。臣
繇萬厯二年進士。初選汝寧府推官。陞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其時血氣方剛。銳意有爲。作事孟浪。罪
廢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歲。古稱三十年爲一世。七十爲老。臣之同時廢棄。爲臣所累。如曾乾亨、
于孔兼、多人皆已棄世。臣猶視息人間。以待陛下龍飛利見之期。錄用舊人。於去年三月內起。臣爲太常
寺少卿。九月內陞左通政。臣遭際聖明。旣蹶復起。昔賢所罕值。當今中外多故。陛下宵衣旰食。豈臣子偷
安之日哉。所恨者。臣衰頹已甚。遂成天地間一廢物矣。臣兄弟三人。惟臣有二子。連年不幸。兩弟次子。相
繼物故。至去年冬。乃畢其事。臣憂勞之過。以致脾病虛寒。頭目昏眩。忽從邸報見給事中周朝瑞薦鍾羽
正及臣等四人。節奉聖旨。著該部上緊催來到任。臣感激恐懼。措躬無地。多方調理。恨不能卽日平復。刻
期入朝。而衰病侵尋。醫藥罔效。今年三月內復蒙聖恩。陞臣太常寺卿。臣之頑劣。蒙被渥恩。榮幸極矣。臣
亦有人心者。何忍負之哉。且臣服官時。再沾恩命。臣父館陶縣知縣趙汝弼。尙未受封。惟臣母受之。皆就
世久矣。伏遇覃恩之期。大小臣工。皆得疏榮所生。臣亦人子也。豈獨無顯揚之念哉。而筋力緜弱。不能勉
強。每念及此。五內剝裂。惟有長漕永歎而已。伏惟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必憐臣之篤老。不忍令其顛隕。敕
下吏部。容臣以老疾例致仕。冀得苟延殘喘。及見陛下中興之業。臣仰負天恩。報效無日。不勝瞻依悲咽
之至。

辭工部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陞工部右侍郎趙南星謹奏。爲聖恩太重。臣力難勝。再疏辭免。以明勿欺之義。事。臣性質褊淺。行能薄劣。猥以郎署小臣。廢棄多年。旣老且病。伏遇陛下修起廢之事。一年之間。三遷而爲太常寺卿。臣具疏辭免。未蒙允放。臣自度不能就道。未敢復辭。旋蒙聖恩。陞臣工部添設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事務。臣力疾望闕謝恩。跪拜欷歔。顧子弟僮僕。內熱色赧。伏念臣蒙恩轉官者四矣。自郎署而登部堂。且再奉明旨。督趣到任。臣之前疏。稱老稱病。似若欺陛下者。臣罪當萬死矣。夫陛下猶天也。告天之言。容有不實。縱免誅殛。豈得爲人。故孔子勿欺之訓。實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臣自丙辰而病。丁巳而大病。至己未稍瘳。然病根未除。日就羸弱。閉關調攝。雖洊被聖恩。未嘗一至大門之外。遠邇所共知也。一二親友。見臣人貌猶存。相傳以爲尙健。不知六七年來。苟安儉食。僅能若此。如勉強就列。夙夜勤官。恐至狼狽。或遲誤朝叅。或蹉跌失容。不然。而或潦倒昏忘。言動乖舛。勢必至於求退。則後進且姍笑之。以爲如此老耄。何不懇切力辭。而乃輕進輕退。豈所以尊朝廷。光清舉乎。臣被列聖菁莪之化。結髮砥礪。至於白首。譬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愷愷。設以易盡之年。棄其平生。則不可以爲陛下之臣矣。况臣之今官。乃國家特設。管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此皆甚重甚急之物。舉重必於大力。赴急在乎精敏。臣之愚昧。卽不自知迂拙。亦自知其老病。豈能免於尸素之咎乎。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不欺實難。常人

之情。見高位之顯榮。忘責任之重大。不量其才力之能否。而冥行妄作。以致國家之事。大敗極壞。貽君父之恥辱。皆起於一念之欺。此臣之所切齒痛心者也。曷忍躬自蹈之乎。伏乞陛下訓迪百官。卽自臣始。憐其老病。矜其愚直。敕下吏部。特準辭免。於以風示有位。進則竭其忠勤。退則成其推讓。增增蒸蒸。咸爲不二心之臣。其於國運士風。或有裨補。臣愚幸甚。

申明憲職疏 以下總憲疏

奏爲申明憲職。誓竭愚忠。以報聖恩萬一事。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卽忠之說也。公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黥淺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卽此爲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卽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卽爲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如此之多。循吏

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桀黠者爲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叅謁上官。皆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其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於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舉此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於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奉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概都準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卻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叅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

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叅。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沈迷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旨。這論劾各官。賊私數多。著巡按官卽提問追賊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否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之禍深於東陲。兵連於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愀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爲迂闊不可行。而實之於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爲素餐已久。於職業毫

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皇祖之明旨。宣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爲議論也。伏乞勅下吏部。協力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感激聖明務在必舉疏

奏爲感激聖明之知。思職務在必舉事。職伏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忘本。悉取無身家有膂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曰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驕淫奢侈。羣飲縱博。而無所得錢。勢必至於爲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邊疆。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鳴。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申明憲職疏。請於按臣事竣。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堂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爲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伏蒙陛下嘉納。至以職爲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著爲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薪之議。恤緯之私。不意竟當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之民。從此得有子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爲然。忽見浙江巡撫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曰。例不復命。惟應揭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遭親喪。擗踊哀號。枕塊寢苦。杖而

後起聖人慮其滅性也。而著之爲戒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世有斯人。而聖人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千。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於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爲應得之物。審如是。則薦舉之濫。更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戒之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聖覽。其所未備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之事。無大無小。皆令河南道查議。其任甚重。今按臣舉劾。令其發單咨訪。則又不啻重矣。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爲外差所奪。便如無輪之車。職請以後改爲題差。專必憲務。不與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等選其巡方有聲。公誠明練。力能任怨者。推舉一二員。請旨點用。其二曰：職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十三日奉旨之後。通承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卽未聞教誨者也。容有爲人所誤。濫舉貪酷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者。似宜令其自行簡舉。以爲夕改之勸。如悞不爲意。咨訪詳實。則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考察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厯末年。考選候命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年不得代者。於是咨陞不必三差。自聖明蒞祚。未下者盡下。望代者卽代矣。而人心忼激。不可復振。往來過家。皆求寬限。畫繡逍遙。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議陞者。曰：俸已深矣。使畏此簡書者。瞠乎其後。是寬限爲養俸之術。而急公乃拙宦之道也。今三差之例。縱難猝復。亦必兩差已滿。咨訪稱職。而後計俸議陞。至於六科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無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移咨可。

耳。前後似不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忝爲大臣。惟宜和平靜默。保全晚節。而乃鑄譙時流。矯揉當世。類少年輕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以年老如此。不爲何待。時危如此。不救何忍。故欲破累年之積習。解萬姓之倒懸。區區狗馬之愚心。恨不能一日而日月淑清。宇宙太和。陛下中興之業。軼成康而追堯舜。職之願也。伏祈陛下採擇施行。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題爲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覆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題。奉聖旨。撫按舉劾各官。依擬著道府保任。緊要地方。著多選甲科。該部院知道。欽此。除緊要地方。多選甲科。移咨吏部舉行外。臣等看得御史劉廷宣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憑道府之開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於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紀綱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真豪傑。未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省也。爲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省也。於是上官以卑絀結綢繆。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義盡去。形迹都捐。其

所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摹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壅之。駁還則堅執以拄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於無所施。如按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叅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奉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蔽矣。但俗尙已成。猝難變化。其要在於禁餽遺。歲時生辰。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涇渭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惜。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繇於薦舉之濫也。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爲權要書牘。一概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風力。皆臣南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副陛下勵精圖治之意。臣等敢不盡力維係。惟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徐驗封疏

奏爲懇祈聖明。表幽忠以勵臣節事。臣南星不肖。乃陛下之老臣也。古云。爲臣不易。爲老臣尤不易。一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况敢輕言於陛下之前乎。自非萬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疏。伏惟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心。垂神省納焉。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欲其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臣。必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

追崇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乂安。國脈所以悠久。舍此更無他術矣。比者都察院辦事進士薛邦瑞上疏。爲其祖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求賜卹錄。奉聖旨。該部知道。先是吏部尙書張問達等。爲遵詔續議闡幽。以完恩卹大典事。據省直續報。叅以臣等所揭送。爲國本建言。及因礦稅誣誤諸臣。在天啓二年六月內。題準卹錄之外者。薛蕙、姜士昌等一百十有餘人。該驗封司員外郎徐大相傳堂官之意。到臣私寓。出所咨訪各單。問之於臣。無何而僉都御史鄭三俊至。無何而吏科都給事中程註至。遂相與商榷。以薛蕙爲第一。大相以薛蕙、姜士昌等本末有異。乃抽出另疏題覆。奉聖旨。屢有旨年遠乞恩的不許濫覆。該司官如何故違。爲首的降三級調外任用。其餘姑不究。這所奏不準。欽此。夫年來陳乞之濫極矣。豈惟陛下厭之。卽吏部職在用人。最爲繁劇。而日日覆陳乞之疏。亦不勝其苦矣。是以該部窮搜精擇。續題者乃倍於原題之數。得俞旨。自此四海之內。無一夫之咨嗟。九幽之中。無一鬼之煩冤。覃恩之典大備。陳乞之端永絕矣。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等。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未辰而入。終西而出。皆已狼狽。又廷杖三十。死者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等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起爲吏部主事。歷陞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又以議大禮。逮繫鎮撫司獄。幸而釋之。竟老於林下。繇此以談。爲臣如薛蕙者。豈可不謂之忠臣耶。世祖享國四十餘年。議大禮者。率未得起。或終於戍所。其子孫非爲士人。

卽爲士人。非家溫而身強者。則不能裹糧走千萬里。來叩關陳乞。薛蕙之孫邦瑞。幸成進士。乃能上疏。闕蕙之忠。奉旨下部。蕙之忠。世所共聞也。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爲曉事。闡幽之舉。謀定於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且從此無復敢與臣言者矣。曩者臣叨侍經筵。聽中允姜逢元之講。尙書有味乎其言也。舜之戒羣臣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舜慮其行之偶有未當。羣臣或不敢面諍。而有後言。後言者。非敢於私議也。惟相與歎息。聖人不宜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歎息者。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歎息。而不以告陛下。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薛邦瑞以新進士。除授邑令。方望其盡忠。而以其祖之忠節。求賜卹錄。乃爲銓臣之累。似非所以勸忠之道也。陛下仁孝明哲。與舜無異。一事偶失。卽舜亦有之。偶失之而旋改之。益見其爲聖人。伏願陛下虛懷聽諫。使人無有後言。沛然下明詔。予薛蕙以卹典。免徐大相之降調。是卽舜之舍己從人也。臣謹稽首頓首以請。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題爲感慨抒忠。以贊聖代。平明之治事。頃見新選南京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一疏。末款自敘其作令有功。至於民無邪道。蝗不入境。而以不行賄賂。擲之南道。及奉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爲耳聞有感。不平故鳴一疏。奉聖旨。旣無指實。如何逞忿瀆奏。姑不深究。著前去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使繼孟心服。而溷瀆天聽。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調劑人情。不宜使

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人懷覬心。覬而不得。則生觖望。觖望則生異議。誠繇人情之澆漓。亦當軸握樞者之咎也。今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進士之官重。而鄉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疏。勢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有識者所共歎也。但繼孟以不得北道。而遂謂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其姱修淡泊之徵。何必明人之污。且士大夫之甘清苦。猶人之不爲盜賊耳。服官而舉其職。猶賃春者之中程也。豈可稱盛德。誇殊尤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遊。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祖宗豐鎬之重。豸冠聽馬之榮。而厭薄若此。則部屬等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陛下責繼孟之逞忿瀆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之中矣。臣等尤望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於己則不智。於用人之道。未爲無益也。伏祈聖明採擇之。

按臣舉劾有異疏

題爲按臣舉劾有異。藩臣抗辯非體。虛心叅駁。以重憲綱事。頃者陝西按臣高宏圖。甘肅按臣高推。相次復命。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沈演。在高宏圖則舉之。而高推劾之。臣等發單咨訪。有謂其狐裘羔袖者。有謂其瑕瑜相半者。有謂其寬疏而不簡者。一一皆有指據。臣等以爲兩按臣見聞不同。是以舉劾互異。固不害其爲同也。無何而演之辯疏至矣。若謂按臣之彈章。皆繁風捕影之語。毫不相涉。而以陞後投稟。

之遲。爲得罪之繇。臣等不自揆量。屢疏申明憲職。以舉劾當否。爲按臣之殿最。當紀綱久廢之後。見謂繩束太嚴。短臺臣之氣。不知乃欲藩臬不敢朋比而相諶。權貴不得干請以行私。使人人皆爲張綱。桓典。正所以壯臺臣之氣也。演以方伯入爲京兆。居大臣之位。而舉動如此。卽有可劾之道。而曰以觸怒按臣致之。然則其舉之者。豈以迎合得之耶。近日四川按臣張論。劾參政戴君恩。亦抗疏自敘其功。見被叅處。御史代天子巡狩。所至山嶽動搖。一有所劾。何得嘵嘵抗辯。臣等方欲按臣之執法。屢藉陛下之嚴旨。以責成之。方自厭其議論之多。而猶有不服叅劾。力爭求勝者。其輕蔑憲紀。一至於此。御史之糾彈。不能行之於大吏。則臣等之考覈。亦不能行之於御史。何以肅百吏而康兆民。豈不負陛下之任使哉。今沈演已蒙敕下吏部議覆降一級用矣。再有犯者。容臣等糾叅重處。至於關中兩按臣。素有風節。舉劾互異。不爲雷同。似應俱考稱職。令其回道管事。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薦疏

題爲議巡方濫舉之罰。以信嚴旨事。臣於今七月初六日。見邸報該廣東道御史李元疏。爲直發古今第一窮兇。以杜禍源。以保治安事。內叅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皆邪惡朋姦。得罪先帝。其姚宗文尤爲魁宿。奉聖旨。該部院知道。隨於次日。又見南京江西道御史李希孔疏。爲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庇姦之具。謹直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亦叅

姚宗文等欲發史館直書奉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著付史館參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蒙陛下不以爲辱擢之風紀之地俾爲臺臣之長臺臣之識見風力於其所舉刺見之臣等宜直據憲綱考覈其當否而上下之乃三疏申明求嚴旨於按臣又責司道諸臣無使蒙蔽按臣也亦足以明臣等之屏昧矣而猶有浙江按臣張素養者其所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君父市社稷得罪於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交章論劾先是臣等之疏未及於地方人才誠念林下之人不宜苛求非欲其濫舉也卽濫舉亦不意其及三臣卽三臣亦不意其得舉彼皆智人亦知薦舉之招彈射以遺之爲便而素養必欲頌其功德此真一大怪事當繇司道諸臣之最昏邪者誤之耳素養之疏至通國驚訝遂有言其所舉之有司者如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萬事不理入對羣妾出尋酒人奕棋豪飲狎昵姦吏馮時來通同進賄出諸袖中故居鄉有齊風子之號典郡有馮太守之稱前按臣欲劾之而偶宣洩輜重已發矣乞哀有力者居閒以免至素養則都無欲劾之意其他所舉者可知臣特言此一人使司道諸臣知按臣孤特可以羣聒亂之而長安之師師濟濟者清議自明知府等官知藉力於彊禦不若加恩於鰥寡也夫素養其甚者耳其他按臣尙多不畏嚴旨者如提薦揭薦皆近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而陝西之高宏圖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大受宣大之李思啓猶有提薦如魚如熊掌不能俱舍也論劾多賊而僅擬降調者有禁矣而賢者亦爲之按臣如此乃欲司道諸臣畏之而不敢蒙蔽豈可得哉大抵此時之人如

宿醒少解。尚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可矜。未足稱小人也。然殊不稱其繡衣。誰當避其驄馬。至於高宏圖等。姑未論其舉刺之當否。而蔑旨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伏祈敕下吏部。分別罰治。以警方來。臣等所言。皆欲以存臺規之舊。恐新進者以爲改作。至如年例外轉之定於二八月。原非祖制。而行之已久。未可遽變。惟是每次當陞四人。萬厯末年。以臺員太少。止用二人。今臺員多矣。似宜仍復四人之數。使司道諸臣。知官無內外。通融遷轉。庶不猥自菲薄。而可以挽回偏重之弊矣。併祈採擇施行。

酌議臺臣陞轉疏

題爲酌議臺臣陞轉之宜。以追蔑旨之罪事。舊例臺臣三差稱職者。咨部內轉。蓋三差三年。乃虞廷考績之期。孔門比及之指。非漫然而已。今人多而無二差者。臣等議於兩差已滿之中。計俸咨陞。已爲權宜不得已之計。蒙陛下委曲允從。通行內外各差。欽遵在卷。今年八月。又當陞轉之期。若有年例而無內轉。則太拂人情。若一差而卽內轉。是臣等先不遵旨。爲罪大矣。臣等不敢也。且揆之事理。亦所不可。夫御史之官。所係於吏治民生甚重。故與巡撫並稱。今天下多事。所賴於按臣尤急。得一能觸邪而衛正者。皋陶之所敬也。而乃使之傳舍其官乎。此則不可也。近議以雲南貴州用兵之地。按臣一差卽咨內轉。若概而行之。卽處處皆爲雲貴。此則不可也。建言賜環者。謂宜一差而內轉。以爲忠讜之勸。若概而行之。卽人人皆

若賜環。此則不可也。臺員數多。有歷俸三年者矣。三年而完兩差。亦自有餘。乃皆一差。是資俸之深。強半皆家園息偃之所積也。若今次得陞。則將來無復兩差者矣。此則尤不可也。必不得已。於兩差未完者。咨部內轉。劄令事完候代。而後離任。外轉四人。臣等前疏已言之矣。內轉之數。尙未有定議也。萬曆十五年正月。該左僉都御史魏時亮題。部院會覆。奉聖旨。本內說御史年例陞轉。是何年事例。著查明來說。欽此。本部查得御史遷轉。有內有外。在內者。歲以二員。或三四員。在外七八員。或十數員。本無定數。亦無定期。人見每年遷轉。若定例焉。於是有年例之名。本部未嘗有此例。亦未嘗創此名也。今後仍容酌量人缺。隨時陞轉。不得拘泥舊套。仍稱年例。奉聖旨。這陞轉既查無事例。今後科道官。或外或內。只量才陞用。不必拘定次數。及人數多寡。欽此。曾幾何時。而年例之稱自若也。又有正陞閏陞之例。不知誰爲此例者。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言人各以其意制法度也。今日之謂矣。臣等叨居憲府。不能力復祖制。而散骸從俗。有愧前良多矣。然亦欲稍自奮厲。以存面目。今議內轉者曰。閏陞二人。正陞四人。正者論俸。閏者論資。論勞內轉。比之於外爲多。已與舊例相遠矣。有資俸而無勞。則不宜內轉。不宜內轉。則何必別爲閏陞之日。且此時兩差者皆未滿。若內轉太多。則年年皆有未滿者。成何政體。今議惟以四人提學。非一年之差。如受事未久。而資俸已及。必俟其歲考鄉試事竣。而後咨陞。不在四人之數。總之必待臣等咨訪稱職。而後劄令到任。誠恐按臣一轉京堂。外而道府。內而權要。便謂可作人情。蒙蔽請託。徇私滅公。以致聲名虧損。

愛人以德者不能無慮也。其在內一年之差。已屬安逸。不得更求速轉。臣等竊見人情之惰慢極矣。今年二月初十日。該四川巡按御史溫臬謨疏請寬限。奉聖旨。地方緊急。各巡按官俱不準寬限。以後復命赴任的。都著依限。不得請寬。欽此。臣等謂按臣之家居者。見之宜即日就道矣。乃皆不以爲意。有代者已滿。而猶未至者。不知其心何以能安。萬厯二年。令御史交代。不得枉道回家。往回一體遵守。違限兩月以上。叅調別用。載在會典。率皆掛壁不理。如此。則無論三差。卽兩差者終少。將使臣等之言。必不能行。往時按臣差滿。皆徑自赴京。以聽考覈。自是敬謹之意。後遂恣情。請自稽緩。今以後舉劾一到。臣等卽行咨訪。其稱職者。具題回道。旨下。卽行劄催到任。如復趑趄者。是謂無禮。臣等卽當爲鷹鷂之擊矣。伏乞敕下吏部。議覆舉行。臣等不勝惶恐懍息之至。

叅劾無知按臣疏

題爲叅劾無知按臣使人知有朝廷法紀事。該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一本。爲差滿兼程復命。中塗劇病難前。懇乞天恩。俯賜休致。以延餘生。以安愚分事。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被臣叅罰。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辨其所薦姚宗文等。皆憑道府開報。爲循舊規。及齊琦名。前按臣未嘗欲劾。臣不覺三歎。素養之不靈如此。姚宗文等。屢經白簡之抨彈。久犯青編之斧鉞。名滿天下。而素養不知。惟憑道府所報。以堂

堂豸史爲人之牛。引其糞而東西之。納諸污淖之中。而謂之舊規。齊琦名之應薦。何不稱其賢能。而第曰前按臣未嘗欲劾。頃接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爲猾吏。馮時來所陰陽。職行部卽已究革。而左右如馮時來者。未免復竊其權。夫馮時來之究革。素養亦未之聞耶。凡素養所爲。若自無耳目。而視天下人皆無耳目者。甚不可曉。臣憐其無知。借以愆今懲後。但請罰治。輒蒙陛下寬仁。止於罰俸五月。臣意其羞愧之極。有穴卽入。感激之深。無地可容。而復敢於妄辯。此又甚不可曉也。至於奏疏稱臣卽書堂官之名。素養以揭投臣。自稱爲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舊規。亦不難知。以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忿。悲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爲無知也。今天下風俗敗壞。法紀陵夷久矣。不知有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叅沈演則辯。張論之。叅戴君恩則辯。爲按臣者已難矣。臣皆爲之駁正。素養舉人之所必不舉。與其所欲劾。南北臺臣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爲總憲者不亦難乎。如素養之所謂舊規。則郡國有道府足耳。御史何必巡行。臺中有御史足耳。總憲徑可裁革矣。臣誠憐其無知。以爲不足深治。但恐桀黠之徒。皆佯爲無知。以冒文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伏祈聖明裁察。如臣言非謬。敕下吏部。重加議處。仍查道府之開薦宗文等者。的爲何人。併行議處。以撤壅蔽。庶憲臣得舉其職。世道有轉移之機。兆民有更生之望矣。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重計典事。天啓三年復當內察之期。部堂官例應自陳。臣年七十四歲。中萬曆二年進士。自推官而陞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十載銓曹。告歸者再。前後立朝者僅三年。而遂違署。其無善狀可知矣。林居三十年。蒙陛下起之田間。念其前薪不使居下。爲時無幾。遽轉今官。起廢諸人。受恩之厚。未有過於臣者也。衰頹昏憊。後效難圖。陛下龍飛以來。內察茲始。正陰陽消長之會。臣得與聞其事。即無敢不公。而或以不明。傷及善類。則其罪有不止於曠官者矣。臣是以披陳丹悃。求賜罷斥。乃求以免罪也。伏祈陛下慈允。臣不勝悚息俟命之至。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奏爲愚臣濫被殊恩。比例請給誥命。以榮所生事。臣以天啓元年三月。蒙陛下起之田間。爲太常寺少卿。歷陞至工部右侍郎。正值覃恩之期。臣方抱病。不能就道。及調理稍痊。勉強就列。毫髮未能報效。復轉今官。位高肩鉅。益難稱塞。方感激恐懼之不暇。何暇言私。今到任四閱月矣。回環自念。終不能已。臣幸生聖世。人壽之域。累代業儒。以仕易農。臣祖澤民。爲武功知縣。猶見臣之成進士。臣父汝弼。爲館陶知縣。見臣爲吏部郎中。臣萬曆七年。以推官考滿十年。爲戶部主事。遇覃恩。臣父未得受封。惟臣母受之。臣林居三十年。自謂已矣。詎意陛下擢在此位。又遇覃恩之期。皇明燭於九幽。歡心溢於四海。臣祖父不能無所希望。臣往者以早歲墮官。致先臣竟未得沾恩數。慮母心之靡甯。不勝其恨。今乃以例得及於祖。臣父若有

所待者。則又不勝其喜。臣輒淳濯敷衽。以烏鳥情事。仰干天慈。伏祈敕下吏部。準臣照例。以左都御史頒給誥命。臣當罄竭狗馬之力。以報聖恩之萬一。不敢視忠孝爲兩事也。臣下情曷勝惶悚懇切之至。

